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

子部三十

雜家類四

論衡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紀謂在縣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稱永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復入為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其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八十

四篇考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錄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旨詳於自紀一篇蓋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僞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誖矣又露才揚已好爲物先至於述其祖父頑狠以自表所長僨亦甚焉其他論辨如日月不圓諸說雖爲葛洪所駁載在晉志然大抵訂譌砭

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於風教儲泳祛疑說謝應芳辨惑編不是過也至其文反覆詰難頗傷詞費則充所謂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失實之事多虛華之語衆指實定宜辨爭之言安得約徑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別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存儒者頗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也高似孫子略曰袁崧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其論

可云允愜此所以攻之者衆而好之者終不絕歟

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應劭撰劭字仲遠汝南人嘗舉孝廉中平六年爲泰山太守事迹具後漢書本傳馬總意林稱爲三國時人不知何據也考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唐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明吳琯刻古今逸史又刪其半則更缺畧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

目總題後畧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按云
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禮爲
目九過譽爲目八十反爲目十音聲爲目二十有
八窮通爲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目十五
山澤爲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
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後漢書本傳稱
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不知何以
刪去義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義之稱白虎通
史家因之歟其書因事立論文詞清辯可資博洽

大致如王充論衡而叙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多矣舊本屢經傳刻失於校讐頗有訛誤如十反類中分范茂伯郅君章爲二事而佚其斷語窮通類中孫卿一事有書而無錄怪神類中城陽景王祠一條有錄而無書今並釐正又宋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猶存今本無之不知何時散佚然考元大德丁未無錫儒學刊本前有李果序後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跋稱余在餘杭借本於會

稽陳正卿正卿蓋得於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
不可讀愛其近古鈔錄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
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考始可句讀今刻之於
夔府好古者或得舊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宋
寧宗時之本已同今本不知王氏何以得見是篇
或即從廣韻注中輾轉援引與永樂大典通字韻
中尚載有風俗通姓氏一篇首題馬總意林字所
載與廣韻註多同而不及廣韻註之詳蓋馬總節
本也然今本意林無此文當又屬佚脫今採附風

俗迺之末存梗槩焉

封氏聞見記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封演撰演里貫未詳考封氏自西晉北魏以來世爲渤海蓨人然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無演名疑其疎屬也書中石經一條稱天寶中爲太學生貢舉一條記其登第時張繟有千佛名經之戲然不云登第在何年佛圖澄碑一條記大歷中行縣至內邱則嘗刺邢州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而尊號一條記貞元間

事則德宗時終於是官也是書唐宋藝文志通志通攷皆作五卷書錄解題作二卷殆輾轉傳抄互有分合此本十卷末有元至正辛丑夏庭芝跋又有吳岫孫艮育孫允伽陸貽典四跋艮育跋云自六卷至十卷友人唐子畏見借所抄近又於柳大中借鈔前五卷第七卷中全局俱欠只存末後一紙耳今攷目錄所列凡一百一條第一卷僅二條不盈兩紙亦似不完第三卷鈐門一條闕其末而風憲一條全佚不止闕第七卷第七卷中視物遺

近一條海潮一條北方白虹一條西風則雨一條松柏西向一條皆全佚蜀無兎鴿一條佚其前半月桂子一條僅完其下石鼓一條弦歌驛一條又闕高唐館一條亦完其下温湯一條又闕其末而目錄此條之下註增字亦非僅存末一頁者中間又頗多闕字允伽跋稱借秦酉巖本重校意其與朱本小異歟然稱朱跋從秦本錄出則又不可解疑久無刊本遞相繕寫又非復朱氏之舊矣唐人小說多涉荒怪此書獨語必徵實前六卷多陳掌

故七八兩卷多記古跡及雜論均足以資考證末二卷則全載當時士大夫軼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諧語數條而已其中首韻一條記唐韻部分爲廢法言之舊其同用獨用則許敬宗所定爲諸書之所未言文字一條論隸書不始程邈援水經註爲證明楊慎矜爲獨見者乃灝之所已言又顏眞卿韻海鏡源世無傳本此書詳記其體例知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實源於此而周亮工書影稱眞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說爲杜撰欺人併

知永樂大典列篆隸諸體於字下乃從此書竊取其式而諱所自來月中桂一條記桂子月中落一聯爲宋之問台州詩足證計有功唐詩紀事駱賓王爲僧之妄他如論金雞露布鹵簿官銜石誌碣羊虎扳河諸條亦皆原委詳明唐人說部自顏師古匡謬正俗李匡乂資暇集李涪刊誤之外固罕其比偶矣

尚書故實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李綽撰綽仕履未詳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趙

郡李氏南祖之後有名綽字肩孟者爲吏部侍郎紓之曾孫書中自稱趙郡人或即其人歟宋史藝文志凡兩載之一見史部傳記類一見子部小說類而注其下云綽一作綿實一作事今按曾慥類說所引亦明標李綽之名則作綿者悞矣自序稱賓護尚書張公三相盛門博物多聞綽避難圃田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遂纂集尤異作此書恭皆據張尚書之所述也惟張尚書不著其名新唐書藝文志沿崇文總目之訛以張尚書爲即

延賞見公武陳振孫已斥其誤然書中稱嘉貞爲四世祖又稱嘉祐爲高伯祖則所謂張尚書者當在彥遠天保彥修曼容諸兄弟中其文規次宗乃宏靖子於嘉貞爲曾孫不可稱高祖振孫乃皆以其不登八座爲疑亦非也觀其言賓護務如廣陵又言公除潞州旌節則必嘗爲揚州刺史昭義節度使者當以史於天保諸人下畧其官位遂致無可考耳其書雜記近事亦兼考舊聞如司馬承禎王谷盧元公尉遲迴韋卿材謝眞人淪落衣冠章

仇兼瓊郭承嘏諸條雖頗涉語怪然如謝亭叙入

昭陵顧長康畫清夜遊西園圖謝赫李嗣眞評畫

百衲琴戴顒刻佛像碧落碑狸骨帖寶章集靈芝

殿佛教屬鬼宿冒黎生改金根車謝安無字碑鄭

三絶顧况工畫諸軼事皆出此書而墓碑有圓空

德政碑不當有圓空一條揚子華畫牡丹花已見

北齊一條晉書寒具一條省試驚出谷詩一條杜

牧未爲比部一條王右軍書千字文一條尤頗有

考證王楙野客叢書引據最爲博洽而牡丹引揚

子華事天厨引西園圖事又引其東方朔一條證山海經事皆據為出典在唐人小説中亦因話錄之亞也惟張宏靖蕭齋記本為李約作原記尚存而云蕭齋在張氏東都舊第李商隱僅兩任校書郎一任太學博士本傳可考而云㚟儀自大夫以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唐國歷五院者惟李商隱張延賞温造三人皆為失實要之瑕不掩瑜固不以一二小節廢矣

灌畦暇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皆自稱曰老圃唐太宗一條獨稱臣稱皇祖知爲唐人稍且子一條稱近吳道元亦師張顛筆法又引韓愈詩二章云後來豈復有如斯人則中唐以後人也前有自序稱早年血氣未定鋪方紙運寸管亟起以干一旦之名力盡志殫僅能如願又稱急意勇退脫謝纓弁則亦嘗登第從仕矣其書凡三十二條觀其答黃仲秉一條宗旨盡出於黃老而大抵持論篤實亦不悖於聖賢所載魏繁欽生茨詩一篇馮氏詩紀未載葢

未見其書唐志宋志皆不著錄惟陳氏書錄解題始著其名然朱子作韓文考異於岐山下一首註云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為作丹穴五色羽云云則其傳已久矣此本為陸氏奇晉齋所刊末有李東陽跋云余頃僦京城之西有賣雜物者過門見其篋有故書數種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語一編尤為斷爛余以數十錢購得之因料理其可讀者才得三十餘條云云則此書乃東陽所理之殘本今彭寵奴一條佚其後半

韓愈詩一條佚其前半凡闕二十八行有奇又非東陽所理之舊矣然核其詞旨確爲唐人著述雖殘闕終可貴也

春明退朝錄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宋敏求撰敏求有唐大詔令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凡兩出其名一入於故事一入於雜家今觀所記雖多述宋代典制而雜說雜事亦錯出其間則究爲雜家類也前有敏求自序稱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致宋史敏求本傳熙寧元年

以知制誥貶知絳州即於是歲召還爲諫議大夫王安石惡呂公著出知潁州敏求草制忤安石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奉朝請又考宋史呂公著傳公著之罷中丞正在熙寧三年蓋即是時王偁東都事略謂敏求自絳州遷右諫議大夫後知誥詔在職六年者誤也其序末但稱十一月晦蓋嘗上熙寧三年之文然其下卷又有熙寧七年六月十三日之詿豈先爲序而後成書如程伊川春秋傳之類

歟

筆記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宋祁撰祁有益部方物畧已著錄其書上卷曰釋俗中卷曰考訂多正名物音訓裨於小學者爲多亦間及文章史事下卷曰雜說則欲自爲子書造語奇雋多似焦贛易林譚峭化書而終以庭戒治戒左志右銘末審爲平日預作爲其後人附入也末有寶慶二年上虞李衎跋稱其可疑者七事如以骨朶爲胍肫不知朶爲菜字之訛以鮑照作

昭爲誤而不知唐避武后之諱以牛耕始漢趙過而不知冉耕字伯牛古犁字文亦從牛以栘爲開而反合而不知爲郁李以臣瓚爲于瓚而不知酈道元水經注稱薛瓚以朴無樸音而祁所預修之集韻實有蒲候匹角二切以卯本柳字而不知實古卿字所摭多中其失然大致考據精詳非他說部游談者比其中如論漢高祖曰后一條後蘇洵高祖論全本之又如蕭該漢書音義爲顏師古所未見者亦賴此書存其畧鼂公武讀書志稱是書

每章冠以公曰字不知何人所編此本無之或傳刻者所削文獻通考引中興藝文志以是書爲紹聖中宋肇次其祖庠之語與公武說異馬端臨謂二筆錄卷數相同祁庠又兄弟不能定爲一書二書今考書中稱引莒公者不一莒公即庠則此錄爲祁明矣或肇所編又别一書亦名筆錄耳

東原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龔鼎臣撰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景祐元年進士歷官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

大中大夫提舉亳州太清宮以正議大夫致仕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多考論訓詁亦兼及雜事其說經多出新解如謂書本無百篇孔子存甘誓欲以見父子相傳之義存盤庚欲以為遷都之戒併洪範錯簡之說亦自鼎臣發之皆頗不可訓其解杜甫今日起為官句謂今日為金日之訛以金日磾實之尤為穿鑿然如解易之鼎金鉉即儀禮之鼎扃解禮記升中於天為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解揚子如玉加瑩句據唐類書證李軌注

爲誤本解後漢書註引潛夫論化國之日句爲章
懷太子避高宗諱解馬融軼越三家句爲指三王
以及引說苑子桑伯子事證王肅註之漏引漢地
理志有煮棗證顏師古註之漏引王弼解子弓爲
朱張字證楊倞荀子註之誤引蹷訓爲倒證高誘
呂覽註之誤引殷仲堪天聖論解仁宗年號證拆
字爲二人聖之非引汲冢記證湯墓在河東證劉
向說之非皆頗有考據所記雜事如太宗賜進士
詩御注藝祖批答趙普論王仁贍及幸綾錦院警

戒梁周翰事鄭氏詩譜別有金本歐陽修所得乃殘帙文彥博家廟不作七間乃用唐杜岐公家舊式之類亦皆可資參考惟所稱邵亢學士家作三代木主不更畫影幀益非古禮云云其說最謬以上下文義推之當作益用古禮傳寫誤用為非非其舊文未可以是病鼎臣也

王氏談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郛載之題曰王洙撰書錄解題則以為翰林學士南京王洙之子錄其父所言今

觀此書凡九十九則而稱先公及公者七十餘則則非洙所著明甚蓋編此書者見卷尾有編錄觀覽書目一則末題云王洙敬錄遂以爲全書皆出洙手不知此一則乃嘉祐以前人所爲洙特錄而跋之其子附載書末耳世無自著書而自標敬錄者也其解約事後素一條朱子集註取之其論校書當兩存解經不可改字就義皆爲有識其稱校書之注二字以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亦深有理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中甲科官終侍讀學

士兼侍講學士卒謚曰文子欽臣字仲至賜進士
及第官終待制知成德軍據本傳及東都事畧洙
子惟欽臣一人則此書即欽臣所錄也

塵史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王得臣撰得臣字彥輔自號鳳亭子安陸人嘉
祐四年進士官至司農少卿陳振孫書錄解題以
爲王銍之伯父案書中神受門第七條稱王樂道
幼子銍少而博學善持論又詩話門第十九條稱
王銍性之嘗爲予言讒謗門第三條稱王萃樂道

奉議潁人也則與鏜父子非一族陳氏誤也是書前有政和乙未自序稱時年八十追爲之序書中稱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宫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以政和五年乙未逆推至其六十二時爲紹聖四年丁丑成書當在其後是時紹述之說方盛而書中於他人書官書字諡惟王安石獨書名葢亦耿介特立之士考所自述初受學於鄭獬又受學於胡瑗其明義一條復與明道程子問答疑爲洛黨中人然評詩論文無一字及蘇黄亦無一字

攻蘇黄其論詩小序兩申蘇轍程子之說而俱不出其名蘇軾以杜甫同谷歌中黄獨爲黄精爲後山詩話所駁者得臣申軾之說亦不出其名知其無所偏附故元祐黨碑獨不登其姓氏亦可謂卓然不染者矣所紀凡二百八十四事分四十四門凡朝廷掌故耆舊遺聞耳目所及咸登編錄其間參稽經典辨别異同亦深資考證非他家說部惟載瑣事者比中如論唐劉存誤以交交黄鳥止于棘爲七言不知爲摯虞文章流别論之說論王羲

之蘭亭集不知天朗氣清本張衡南都賦絲竹管弦本漢書張禹傳論潘岳閒居賦謂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以周文房陵爲未詳因引王嘉拾遺記述異記補之不知善註於此二條引廣志註周文弱枝引荆州記註房陵朱仲疏解分明得臣蓋偶見不全之本案李匡乂資暇集李善註文選凡六七易稿世所行者不一本其所補註亦不知拾遺記所云北極下之岐峯斷非岐山論王羲之書不講偏旁引韓愈石鼓歌爲證不知小篆隸書各爲一體其偏旁或同

或不同不能以彼律此顏元孫干祿字書言之已明雖不免於小有舛誤而於當時制度及考究古蹟特爲精核朱子語錄亦稱王彥輔麈史載幞頭之說甚詳云

文昌雜錄七卷 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龐元英撰元英字懋賢單州人丞相籍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禛蠶尾集作文英者誤也元豐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所記一時聞見朝章典故爲多通典載尚書省爲文昌

天府故以名書其中所載如以堯舜對天地爲李矩問李濵事攷范鎮東齋記事以爲此揚億校士時事岳珂桯史以爲歐陽脩知貢舉時事珍席放談以爲南唐時湯悅妹壻問悅事與各書互異又以虎子爲出於李廣射虎事不知孔安國爲侍中以儒者不執虎子而執唾壺其事已見李廣之先未免稍有舛誤至朝廷典禮百官除拜其時日之先後異同多有可以證宋史之舛漏者原本六卷後有補遺六條故宋史藝文志作七卷又自爲跋

記其入省及作書歲月首有宋衛傳序自明以來
僅抄本流傳近始有刻本然其中如新定儀制宰
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朱衣吏雙引一條與
下文膳部曾郎中言萬州南山一條又崔豹古今
注蛺蝶大者名鳳子一條與下文西京雜記玉搔
頭一條皆自爲條今合而爲一又書中注闕文者
四條卷二十三曰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
宸殿酒九下注闕字下一條經陳長文上注闕字
考卷三晏元獻一條昔有相印下注闕字即當接

以經陳長文云云下一條行罷教坊上注闕字即
當接上酒九云云是四條本未嘗闕特抄本刻本
俱誤析為四耳王士禎稱此書為說部之佳者宋
史入故事類蓋以所記朝典為多然中間頗涉雜
事雜論今改隸雜家類焉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沈括撰括字存中錢塘人寄籍吳縣登嘉祐八
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坐議

城永樂事謫鈞州團練副使後復光祿寺少卿分司南京卜居潤州以終夢溪即其晚歲所居地也事蹟附載宋史沈遘傳中祝穆方輿勝覽曰沈存中宅在潤州朱方門外存中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無外者爲言京口山川之勝郡人有地求售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過京口登所買地即夢中所遊處遂築室焉名曰夢溪是書蓋其閒居是地時作也凡分十七門曰故事曰辨證曰樂律曰象

數曰人事曰官政曰權智曰藝文曰書畫曰技藝曰器用曰神奇曰異事曰謬誤曰譏謔曰雜志曰藥議共二十六卷又有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舊本别行近時馬氏刻本始合之而重編補筆談爲三卷續筆談十有一條附於末其序有曰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幾件及中與後之分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似非後人所得而𥘉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校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

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既然矣次則廊屋為廡梓榆為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豈謂是乎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而以補九卷之人事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件大抵皆權智當補十三卷而以補十五卷之藝文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又云通考筆談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畧則二十

卷分併不恒有如此者吾所以放筆爲之云云今
案宋史藝文志顛倒舛訛綱目皆是其二十五卷
之說原可置之不論至通志二十卷之說則疑括
初本實三十卷鄭樵據以著錄因輾轉傳刻闕其
一筆故誤三爲二其後勒著定本定爲二十六卷
乾道二年湯修年據以校刻頗爲完善遂相承至
今而所謂補筆談續筆談者則乾道本原未載或
稿本流傳藏弆者欲爲散附各卷逐條標識其所
據者仍是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標有二十七卷三

十卷之目實非括之所自題分類頗舛固不足異也然傳刻古書常闕所疑故今仍用原本以存其舊而附訂其舛異如右括在北宋學問最為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鐘律尤所究心趙與旹賓退錄議其積璺一條文字有誤王得臣麈史議其算古柏一條議論太拘小小疏失要不足以為累至月如銀丸粉塗其半之說朱子語錄取之礀虛即蒲葦之說朱子中庸章句取之其他亦多為諸書所援据湯修年跋稱其目見耳聞皆有補於

世非他雜志之比勘驗斯編知非溢美矣

仇池筆記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宋蘇軾撰今勘驗其文疑好事者集其雜帖爲之未必出軾之手者如下卷杜甫詩一條云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已下句甚村陋也絕不標其本題又不與其全句其爲偶閱杜詩批於致遠終恐泥句上之語顯然無疑他可以類推矣又如蒸豚詩一條記醉僧事及解杜鵑詩一條解杜鵑有無義亦皆不類軾語疑併有所附會竄入然

相傳引用已久亦間可以備考證也此書陶宗儀說郛亦收之而刪節不完明萬歷壬寅趙進美嘗刊其全本板已久佚此本前有進美序蓋即從趙本錄出書中與志林互見者皆但存標題而下註見志林字疑亦進美所改竄云

東坡志林五卷內府藏本

宋蘇軾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東坡手澤三卷註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今觀所載諸條多自署年月者又有署讀某書書此者又有泛

稱昨日今日不知何時者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後人裒而錄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中如張睢陽生猶駡賊嚼齒穿齦顔平原死不忘君握拳穿掌四語據東坡外紀乃軾謫儋耳時醉至姜秀才家値姜外出就其母索紙所書今亦在卷中自爲一條不復別贅一語是亦蒐輯墨迹之一證矣此本五卷較振孫所紀多二卷蓋其卷帙亦皆後人所分故多寡各隨其意也

珩璜新論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父一作義甫清江三孔之一也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籍安置英州崇寧初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奉祠以卒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一曰孔氏襍說然吳曾能改齋漫錄引作雜說而此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吳興沈詵跋稱渝川丁氏刊板已名珩璜論則宋時原有二名今刊本皆題襍說而鈔本皆題珩璜新論

葢名據所見本也是書皆考證舊聞亦間托古事以發議其說多精核可取葢清江三孔在元祐熙寧之間皆卓卓然以文章名非言無根柢者可比也卷末附錄襍說七條在說跋之前皆此本所佚疑爲說所補鈔今併附入以成完書至珩璜之名說已稱莫知所由又以或人碎玉之解爲未是考大戴禮載曾子曰君子之言可貫而佩珩璜皆貫而佩者豈平仲本名襍說後人推重其書取貫佩之義易以此名歟考平仲與同時劉安世蘇軾南

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與軾不協於程子栗與仲友不協於朱子講學家遂皆以寇讎視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均一賢者意見不必相符論者但當據所爭之一事斷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爭遂斷其終身之賢否韓琦富弼不相能不能謂二人之中有一小人也因其一事之忤程朱遂併其學問文章德行政事一槩斥之不道是何異佛氏之法不問其人之善惡但皈五戒者有福謗三寶者有罪乎安世與軾炳

然與日月爭光講學家百計詆排終不能滅其著述乎仲則惟存本集談苑及此書栗惟存周易經傳集解一書仲友惟存帝王經世圖譜一書援寡勢微鑠於衆口遂俱在若存若亡間實抑於門戶之私非至公之論今仍加甄錄以持其平若沈繼孫之梔林集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尚可排緝成帙以其人不足道而又與朱子爲難則棄置不錄以昭衮鉞凡以不失是非之眞而已

晁氏客語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晁說之撰說之有儒言已著錄是書乃其劄記襍論兼及朝野見聞葢亦語錄之流條下間有夾注如云右五段張某又云第四段劉快活又有李及壽朋述志諸名氏葢用蘇鶚杜陽襍編之例每條必記其所語之人所謂客語也其中議論多有關於立身行已之大端所載熙豐間名流遺事大都得自目擊於史傳亦可互相參證其說或參襍儒禪則自晁迥以來家學相傳其習尚如是所與游之蘇軾黃庭堅等友朋所講其議論亦如是此

蜀黨之學所以迥異於洛黨亦毋庸執一格相繩惟解經好爲異說如以孟子所稱巨擘爲即蚓之大者以旣入其苙之苙爲香白芷云豚之所甘皆有意穿鑿與王氏新經義何異未免爲通人之一蔽爾

師友談記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李廌撰廌有德隅齋畫品已著錄是書記蘇軾范祖禹及黄庭堅秦觀晁說之張耒所談故曰師友其人皆元祐勝流而廌之學問文章亦足與相

亞能解諸人之所談所載多名言格論非小說瑣錄之比其述秦觀論賦之語反覆數條曲盡工巧而終以為場屋之賦不足重可謂不阿所好書中稱哲宗為今上蓋作於元祐中末記蘇軾為兵部尚書及帥定州事軾到定州不久即南遷則是書之成又當在元祐諸人謫竄貶斥之後如其交由神契非以勢利相攀且以潦倒場屋之人於新經義盛行之時曲附其說即可以立致科第而獨載排斥笑謔之語不肯稍遜窮視其所不為亦可謂

介然有守矣寥寥數簡之書而至今孤行於天地

豈偶然哉

楊公筆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楊延齡撰延齡里居未詳書中自稱元豐中爲

山陰尉又曰任隰州司戶又曰元豐八年秋爲遂

陽令又曰爲虢倅又曰自江寧上元移宰常州武

進而卷首題曰朝奉郎致仕其始末亦畧可見其

論易取鄭夬之說葢其時邵伯温易學辨惑未出

故不知其誤亦頗稱引王安石陸佃之說而所辨

字音字義惟引字說一條餘皆引許愼說文亦稱過洛見程子則似非王氏學矣又以四詩風雅頌對三光日月星句程史以爲蘇軾事而延齡自記乃其待試興國時夢中所得亦可以證小說多附會也

呂氏雜記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呂希哲撰希哲字原明先世萊州人後家壽州夷簡其祖公著其父也初以父蔭入官公著爲相之日不肯求進取公著没始爲兵部員外郎進崇

政殿說書紹聖初以祕閣校理出知懷州旋分司
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爲光祿少卿力請外補以
直祕閣知曹州坐黨籍奪職後復歷知相邢二州
罷奉宮祠羈寓淮泗間以卒事迹具宋史本傳希
哲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學又從二程子張子及
王安石父子遊故其學問亦出入於數家之中醇
疵互見朱子語錄稱其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
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佛與聖人合今觀此書喜
言禪理每混儒墨而一之誠不免如朱子所言又

朱史載王安石欲薦希哲為講官希哲辭曰辱與
公相知久萬一從任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
意盡安石乃止故所記安石父子事亦無譏訶之
詞然其記顧臨使北之對則謂為世教者當重儒
又謂祖孔宗孟學之正也苟異於此皆學之不正
又記司馬光闢佛之語又斥老子剖斗折衡之說
而深辨孔子非師老子又極論禮樂之不可廢則
其所見特如蘇軾蘇轍之流時時出入二氏固未
可盡以異學斥至於直載劉經太學頌以見過尊

安石直載程公遜賀符制詩以見過詆王雱則於
荆舒父子亦有微詞非竟相黨附者矣其他所記
家世舊聞朝廷掌故多可與史傳相參考中如杞
柳湍水一條喜怒哀樂一條耕莘釣渭一條今皆
誤入程氏遺書中殆以詞旨相近故不及辨別耶
是書宋志不著錄通考歲時類中有呂原明歲時
雜記二卷考陸游渭南集有歲時雜記跋稱太平
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
必記自喪亂來七十餘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

知此書之不可闕則當如夢華錄之類又周必大平園集有歲時雜記序稱上元一門多至五十餘條則分門輯類之書與此不合惟文淵閣書目載呂原明雜記一冊恭即此本其中所載詩話如王逵贈蔡襄作元絳賀王安石作呂公弼遊東閣作諸篇厲鶚宋詩紀事皆未采入知近代久無傳本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帙編為二卷間有呂氏他書之文而永樂大典誤標此書者疑以傳疑亦併錄之而各附案語訂正焉

冷齋夜話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僧惠洪撰惠洪一名德洪字覺範筠州人大觀中游丞相張商英之門商英敗惠洪亦坐累謫朱厓是書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卷與今本相合然陳善捫蝨新話謂山谷西江月詞曰側金盤墮影一首爲惠洪贋作載於冷齋夜話又引宋百家詩選云冷齋夜話中僞作山谷贈洪詩韻勝不減秦少覿氣爽絕類徐師川云云今本無此兩篇葢已經後人删削非其完本又每篇皆有標題而標題或

冗沓過甚或拙鄙不文皆與本書不類其最刺謬者如洪駒父詩話一條乃引洪駒父之言以正俗刻之誤非攻洪駒父之誤也其標題乃云洪駒父評詩之誤顯相背觸又郪亭湖廟一條捧牲請福者乃安世高之舟人故神云舟有沙門乃不供來耶非世高自請福也又追敘漢時建寺乃爲秦觀作維摩贊緣起非記世高事也其標題乃云安世高請福郪亭廟秦少游宿此夢天女求贊旣乖本事且不成文又蘇軾寄鄧道士詩一條用韋應物

寄全椒山中道士詩韻乃記蘇詩非記韋詩也而
其標題乃云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更全然不解
文義又惠洪本彭氏子於彭淵材爲叔侄故書中
但稱淵材不系以姓而其標題乃皆改爲劉淵材
尤爲不考此類不可殫數亦皆後人所妄加非所
本有也是書雜記見聞而論詩者居十之八論詩
之中稱引元祐諸人者又十之八而黃庭堅語尤
多蓋惠洪猶及識庭堅故引以爲重其庭堅夢遊
蓬萊一條山谷集題曰記夢洪駒父詩話曰余嘗

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游僧寺酒闌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紜句惠洪乃稱庭堅曾與共宿湘江舟中親話有夢與道士游蓬萊事且云今山谷集語不同益後更易之是殆竄亂其說使故與本集不合以自明其暱於庭堅獨知其詳耳晁公武謂此書多誕妄偽託者卽此類歟然惠洪本工詩其論詩實多中理解所言可取則取之其託於聞之某某置而不論可矣

子部三十一

雜家類五

曲洧舊聞十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朱弁撰弁字少張朱子之從父也事迹具宋史本傳文獻通攷載弁曲洧舊聞一卷續書一卷骫骳說二卷此本獨曲洧舊聞已十卷然此本從宋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字又惇字避光宗諱皆缺筆葢南宋舊刊不應

有誤必通攷訛十卷爲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凉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秘魔崖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俘四十年則書當作於留金時然皆追述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考其書惟神怪諧謔數條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葢意在申明北宋一

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
也惟其中間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
可目以雜史故今改入之雜家類焉

元城語錄三卷附行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城語錄三卷宋馬永卿編永卿字大年揚州人
流寓鉛山據廣信府志知其嘗登大觀三年進士
據所作嬾眞子知嘗官江都丞淅川令夏縣令又
稱嘗官關中則不知何官矣徽宗初劉安世與蘇
軾同北歸大觀中寄居永城永卿方爲主簿受學

於安世因撰集其語爲此書安世之學出於司馬光故多有光之遺說惟光有疑孟而安世則篤信之亦足見君子之交不爲苟同矣其中藝祖製薰籠一事周必大玉堂雜記謂其以元豐後之官制加之藝祖之時失於附會然安世非妄語者或記憶偶未確耳李心傳道命錄又論其記程子諫折柳事爲虛謂程子除說書在三月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四月上旬非發生之時云云然四月上旬與三月相去幾何執此以斷必無方春萬物發生

不可戕折之語則强辨非正理矣安世風裁嶽嶽氣節震動天下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吕惠卿皆有所節取乃獨不錄安世董復亨繁露園集有是書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錄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錄其說不爲無因是亦識微之論然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

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不過於孔平仲條下附論其不知伊川而已葢亦知安世之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動揺未敢醜詆之也近時有安邱劉源淥者作冷語三卷掇拾伊洛之糟粕乃以衞道爲名肆言排擊指安世爲邪人謂其罪甚於章惇邪恕豈非但有朋黨之見絶無是非之心者歟要之安世心事如青天白日非源淥一人所能障蔽衆目也行錄一卷明崔銑所續編大名兵備副使於文熙又補綴其文舊本附語錄之末今亦並存

之庶讀者知安世之行益知證安世之言焉至語錄之中時有似涉於禪者此在程門高弟游楊呂謝之徒朱子亦譏其有此弊是不必獨爲安世責亦不必更爲安世諱矣

嬾眞子五卷內府藏本

宋馬永卿撰是編乃其雜記之書然亦多述劉安世語又開卷冠以司馬光事書中亦多稱光蓋其淵源所自出也宋史藝文志著錄晁陳二家書目乃皆不載然袁文爲建炎紹興間人王楙爲慶元

嘉泰間人費袞爲紹熙開禧間人文甕牖閒評駁
其中印文五字一條楙野客叢書駁其中承露囊
一條袞梁溪漫志駁其漢太公無名母媼無姓一
條是其書未嘗不行於世特二家偶遺之耳其書
末稱紹興六年蓋成於南渡以後中間頗及雜事
而考證之文爲多如據漢書王嘉封事謂書無教
逸欲有邦教當作敖謂陶潛游斜川詩開歲倏五
十當作五日與殷晉安別詩本十韻傳本誤脫一
韻東坡亦誤和九韻謂杜甫詩虬鬚十八九字出

漢書丙吉傳謂韓愈感二鳥賦序貞元十一年誤
作十五年又考正曹成王碑衍文訛字及箋釋句
讀謂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導官據唐百官志當作
導官謂成元英莊子疏不知其時已有縣令誤讀
縣爲懸解爲高名令聞謂古者席面之賓乃稱客
列座之賓皆稱旅引左傳爲證謂二十八宿中亢
氐觜三星韻略皆誤音謂賜酺始趙武靈王謂河
鼓之河當作何謂唐中興頌復復指期復復字本
漢書匡衡傳皆引据確鑿不同臆說其謂離騷正

則靈均乃小名小字雖無所考亦足以備一解惟頗參襍以二氏至謂韓愈亦深明佛理是亦安世之學喜談禪悅之餘派存而不論可矣

春渚紀聞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何薳撰薳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其書分襍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畧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秘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粦得於沈虎臣者後毛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爲完書卽此本也薳父曰去

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特詳其雜記多引
仙鬼報應兼及瑣事如稱劉仲甫奕棋無敵又記
祝不疑勝之兩條自相矛盾殊爲不檢又蔡絛鐵
圍山叢談稱前以奕勝仲甫者爲王憨子後以奕
勝仲甫者爲晉士明與祝不疑之說亦不合殆傳
聞異詞歟張有爲張先之孫所作復古編今尚有
傳本而此書乃作章有則或傳寫之訛非蓮之舊
也

石林燕語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録夢得爲紹聖舊人徽宗時嘗司綸誥於朝章國典夙所究心故是書纂述舊聞皆有關當時掌故於官制科目言之尤詳頗足以補史傳之闕與宋敏求春明退朝録徐度却掃編可相表裏陳振孫書録解題謂其書成於宣和五年然其中論館伴金使一條稱建炎三年又論宰相一條謂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則書成於南渡之後振孫之説未核矣惟夢得當南北宋間戈甲倥偬圖籍散佚或有記憶失

真考據未詳之處故汪應辰嘗作石林燕語辨而宇文紹奕案紹奕始末無考嘉定中有成都宇文紹節疑其昆弟亦作考異以糾之應辰之書陳振孫已稱未見葢宋末傳本即稀僅儒學警悟案儒學警悟亦南宋間引之書不著撰人姓氏數條與紹奕考異同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寥寥無幾難以成編惟紹奕之書尚可裒集謹蒐采考校各附葉得書本條之下雖其間傳聞年月之訛繕寫字畫之誤一一毛舉或不免有意吹求頗類劉炫之規杜預吳縝之糾歐陽修而援引舊文辨駁

詳確者十之八九是一朝故事得夢得之書而梗槩俱存得紹奕之書而考證益密二書相輔而行於史學彌爲有裨矣又夢得之書宋槧罕覯前明有大字刊本摹印亦稀世行毛晉津逮秘書所載脫悮頗多而商維濬稗海所載踳駮尤甚今併參驗諸本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爲勘校訂訛補闕以歸完善凡所釐正各附案語於下方用正俗刻之訛庶幾稍還舊觀不失其眞焉

避暑錄話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毛晉津逮秘書跋云得宋刻迴異坊本亦作二卷則宋代亦即此本考諸書所引避暑錄話亦具見此本之中無一條之佚脫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謬矣夢得在南渡之初巋然耆宿其藏書至三萬餘卷亦甲於諸家故通悉古今所論著多有根柢惟本爲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如論詩賦一條爲

王安石罷詩賦解也葉源一條爲蔡京禁讀史解也王姬一條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至深斥蘇洵辨姦論則尤其顯然者矣然終怵於公論隱約其文尚不似陳善捫蝨新話顛倒是非黨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誕其所敘錄亦多足資考證而裨見聞故善書竟從屏斥而是編則仍錄存焉

巖下放言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其自崇慶節度使致仕退居卞山時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一卷此本乃二卷疑振

孫書爲傳刻之訛又明商維濬稗海中別有蒙齋筆談二卷題曰湘山鄭景望撰其文全與此同但刪去數十條耳厲鶚作宋詩紀事稱景望爲元豐元祐間人所錄景望頴川一詩亦即此書之所載此書舊無刻本或疑其即剽取景望書而作然考書中稱先祖魏公又稱余紹聖間春試不第又稱大觀初余適在翰林又稱在潁州時初自翰林免官又稱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又稱遭錢塘兵亂又稱余鎮福唐又稱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

數十萬又稱余頃罷鎮建康所述仕履皆與夢得本傳相合又稱嘗撰老子解論語釋言二書今考書錄解題論語類有葉夢得論語釋言十卷道家類有葉夢得老子解二卷併所載老子解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本韓非子之說以爲四支九竅云云亦與此書相符然則爲蒙齋筆談剽此書而作非此書剽蒙齋筆談而作確有明證商維濬厲鶚葢皆誤信僞書考之未審矣夢得老而歸田耽心二氏書中所述多提倡釋老之旨洸作

喆王宗傳楊簡等之以禪說易實萌芽於此殊不可以立訓然夢得學問博洽又多知故事其所記錄亦頗有可採宋人舊帙姑存以備一家焉

郤掃編三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宋徐度撰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書中屢稱先公葢其父處仁靖康中嘗知政事故家遺俗具有傳聞故此編所紀皆國家典章前賢逸事深有裨於史學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葢

其書成於高宗初年也王明清揮麈後錄載明清訪度於霅川度與考定創置右府與揆路議政分合因革筆於是書又載其論哲宗實錄又論秦檜刋削建炎航海以後日歷起居注時政記諸書二事則度之究心史學可以槩見至謂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因欲史官博采異聞則未免失之泛濫此書上卷載棄蓃得所記俚語一條中卷載王鼎嘲謔一條下卷載翟巽詼諧一條為例不純自穢其書是亦嗜博之一證矣然大致纂述

舊聞足資掌故與揮麈諸錄石林燕語可以鼎立

而文簡於王事核於葉則似較二家為勝焉

五總志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吳炯撰炯仕履未詳惟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

紹興十三年七月吳炯為樞密院編修官八月除

浙西提舉其始末則不可考矣前有自序題建

炎庚戌避地無諸城書於蕭寺之道山亭書中有

與蘇叔黨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康丙午於京

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條內載其大父事仁

宗為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乞斬姦臣以謝天下上大書鐵御史三字賜之又一條稱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大父為犍為令作三戒詩見意九重稱獎又載其父嘗居李邦直幕府及崇寧乙酉謫居荆南諸事葢亦北宋舊族隨高宗南渡者也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間亦考證舊說取鼂生五總龜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其論詩推重黄庭堅以為於詩人有開闢之功葢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見如謂千字文勑散騎員外

郎周與嗣次韻勅字當作梁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不知勅字漢時已有又謂漢高據則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不知乃漢武帝事疏舛亦未能免又唐詩紀事稱駱賓王從徐敬業起兵事敗爲僧靈隱寺爲宋之問續桂子天香之句其說已舛駁不合而此書乃云賓王未顯時庸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賓王爲足成之更不知其何據然於北宋瑣事紀錄綦詳猶有足資參證者說郛所載僅摘錄數條此本與永樂大典所收者檢

勘相合蓋猶原本也

紫微雜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又有別本則但題東萊呂紫微雜說而不著其名今考趙希弁讀書志載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師友雜志一卷詩話一卷皆呂本中居仁之說鄭寅刻之廬陵云云據此則當爲呂本中所撰蓋呂氏祖孫當時皆稱爲東萊先生傳寫是書者遂誤以爲出祖謙之手不知本中嘗官中書人故稱曰紫微若祖謙僅終於著作郎不

得有紫微之稱又書中有自嶺外歸之語而本中
東萊集有避地過嶺詩於事跡亦適相合其爲本
中所撰無疑也其書分條臚列於六經疑義諸史
事蹟皆有所辨論往往醇實可取如謂經書致字
有取之義又有納之義先儒但以至極立解爲未
盡又謂檀弓齊穀王姬之喪句穀當爲告使必知
其反也句知當作如皆於經訓有合又謂論語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句爲荷蓧丈人自謂亦頗有所
見其他大抵平正通達切中理道之言非諸家說

郡所能方駕其書首論衡門之詩一條所云哀時君之無立志者祖謙後作讀詩記實祖是說亦可見其家學之淵源也

辨言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員興宗撰興宗有采石戰勝錄已著錄興宗著作散於永樂大典者皆冠以九華集字惟采石戰勝錄及此書不以九華集字為冠疑二書於集外別行也其書歷摭經傳史子下及宋代諸儒之說凡於理未安者皆條舉而系以辨故曰辨言中間

惟論公羊傳紀季入齊一條稱紀以千乘畏人爲非乃因紹興時事而發未爲切當若其辨尚書六宗傳解之誤禮記文王九齡之誕以及譏劉氏漢書刋誤爲不知史家行文之法皆具有特識其他亦多中理要至以詩不待序而明而斷序之作爲非古則沿鄭樵之新說各存一解可矣

墨莊漫錄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張邦基撰邦基字子賢高郵人仕履未詳自稱宣和癸卯在吳中見朱勔所採太湖黿山石又稱

紹興十八年見趙不棄除侍郎則南北宋間人也前有自序稱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以爲名其書多記雜事亦頗及考證如渭州潘源縣士怪周忻父變羊胡師文見吳伴姑明州士人遇裴休葉世寧嚴淸關注諸夢事雖不免爲小說家言又如以王安石之妹訛爲安石之女如宋詩紀事所糾者亦時有疎舛然如記韓愈詩風稜露液字之異同蘇軾儋耳詩石字者字之訛誤辨杜甫詩王母晝下雲旗翻句還如何遜在揚州句江湖多

白鳥句星落黃姑渚句功曹非復漢蕭何句解王
逵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醆照東西句解黃
庭堅詩爭名朝市魚千里句影落華亭千尺月夢
通岐下六州王句皆極典核他如辨碧雲騢爲魏
泰作辨龍城錄雲仙散錄爲王銍作皆足資考證
以及鄭元注漢宮香方玟瑰油粘葉書旋風葉書
與穆護爲木瓠具理爲旃罌之類亦頗資博識而
所載宋時戸口轉運諸數尤足與史籍相參考宋
人說部之可觀者也文獻通考不著於錄殆當時

猶未盛傳歟

寓簡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沈作喆撰作喆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爲江西漕司幹官據書中所敘當和議初成之時賜諸將田宅作喆爲岳飛作謝表忤秦檜則似嘗在飛幕中又自稱嘗官維揚亦不知爲何官惟梅磵詩話記其官江西時作哀扇工詩忤漕帥魏道弼摭深文刻之坐奪三官後從人使金韓元吉贈之以詩有但如王粲賦從軍

莫爲班姬詠團扇句葢指此事此書自序題甲午歲以長歷推之爲孝宗淳熙元年乃放廢以後所作開卷一條卽以古詩諷諫爲說葢由此也作喆與葉夢得相善然夢得之學宗王安石作喆之學則出於蘇軾非惟才辨縱橫與軾相似卽菲薄王安石牴牾伊川程子以及談養生耽禪悅亦一一皆軾之緒餘又爲丞相沈該之從子該有易小傳六卷作喆沿其家傳是書亦頗言易理然所言與該頗殊其解帝乙歸妹以爲人君之德與帝者相

甲乙故能正人倫頗爲好異其解卦終於未濟以爲即道家所謂神轉不回回則不轉釋家所謂不住無爲不斷有爲亦竟以二氏詁經然其論乾鑿度太乙行九宮之法出於黃帝素問則能抉讖緯之本根論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於古亦能判術數之牽合至於謂劉敞解春秋新作南門爲借天子其說本陸佃薶蒙兩觀銘謂子路結纓在獲麟之後

二年公羊傳所記孔子之言為妄謂蘇軾解論語
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證以韓愈坧者王承福傳
知古本原如是謂揚雄之姓從扌不從木楊修牋
不應稱修家子雲謂柳宗元集柳州謝上表稱子
頔在襄陽相留不知是時頔去襄陽已二年又有
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不知禹錫遷同州時宗元
没已十七年斷其出於偽託皆具有考據而掊擊
王安石之尊揚雄在朱子綱目之前尤為偉論作
喆所著別有一書名巳意第三卷論淮陰侯為治

粟都尉一條註曰其詳見巳意又云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事予於巳意旣言之葢二書本相輔今巳不傳又有寓林集三十卷亦久佚惟哀扇工歌全篇見周煇清波雜志中然詞殊不工此十卷中亦無一論詩之語知吟詠非其所長矣

欒城遺言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蘇籀撰籀字仲滋眉州人轍之孫遲之子也南渡後居婺州官至監丞籀年十餘歲時侍轍於潁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錄其所聞可追記者若

干語以示子孫故曰遺言中間辨論文章流別古今人是非得失最爲詳晰頗能見轍作文宗旨其精言奥義亦多足以啟發來學惟籍私於其祖每陰寓抑軾尊轍之意似非轍之本心又謂呂惠卿王安石之隙起於字說及三經義核之史傳亦非事實至謂轍母夢蛟龍伸臂而生轍引孔子生時二龍附徵在之房爲比又襍載轍崇寧丙戌夢見王介甫事尤爲失之誕妄特籀親承祖訓耳濡目染其可信者亦多究非影響比也

東園叢說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李如篪撰如篪始末未詳據卷首紹興壬子自序則括蒼人時爲桐鄉丞正德崇德縣志載宋李如篪字季牖崇德人少游上庠博學能文著有東園叢說樂書行世晚以特科官桐鄉丞人名書名仕履並合當卽其人也其書諸家不著錄莫考其所自來下卷襍說中所作初夏詩及其父歡喜口號三首爲自來錄宋詩者所未及又是書自序作於壬子爲紹興元年周庭筠刊書跋作於

甲寅爲紹興三年而記時事一條記紹興六年楊公李成事愉佞一條記紹興二十四年秦塤登第事以少敗衆一條記紹興三十一年兩淮失守事且有稱高宗廟號者則書嘗成於孝宗時年月殊不相應且語孟說一門語孟合稱不似南宋初語所辨北辰不動一條與明陳士元論語類考之說同似乎曾見集註故有此說亦不似朱子以前語其天文歷數說謂今之渾天實蓋天之法亦似歐羅巴書旣入中國之語宋以前卽推步之家未朔

此理無論儒生或近時好事者因如箎書名捃摭舊文益以所見僞為此帙歟今但就其書而論如春秋行夏時一條謂以建子為周正月乃左氏之失不知左氏周人記他事或失之誣至於本朝正朔則婦豎皆知左氏不容有誤詩亡春秋作一條謂孔子所聞所見之世無詩不知株林夏南詩有姓名不能移之東遷前也召公不悅一條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召公嘗北面而事之則誤信明堂位之謬說左傳其處者為劉氏一條疑邱明先知

又疑其附會則未考此句爲漢儒增入孔頴達正義已有明文然如解王用三驅引周官大司馬立表爲證解坤六五爻駁程傳女媧武氏之非解說卦生蓍糾揚雄産蓍之誤解繫辭太極生兩儀爲生蓍之法引左傳楚有句澨章澨薳澨蓬澨諸地證三澨非水名解關雎爲后妃求淑女引崔靈恩三禮義宗證縮酒用茅之義以及考究易之八法及六日七分之說推算絳縣人甲子之類皆典核不苟於經義頗爲有裨故雖顯有可疑而其書可

採亦姑並存之以參訂焉

常談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吳箕撰箕字嗣之新安人乾道五年進士授仁和主簿分教臨川歷知當塗縣爲趙汝愚所重召主審察尋以疾卒宋史不爲立傳其事跡僅見於徽州志所著尚有聽詞類稿十二冊已久佚不傳惟此書之目宋史藝文志載有一卷今散見永樂大典各韻中者抄撮薈萃猶存一百餘條大抵皆評隲史事而間及於考證徽州志稱箕之在臨川

也與陸九淵遊相與講明義理葢深有得於金谿之學今以此書與九淵文集互勘如九淵經德堂記論漢高祖爲義帝討項羽一事謂新城三老深知天下大計而筭亦謂新城老人獨知而言之漢有天下遂定於此又九淵語錄論曹參相漢謂其能師葢公用黃老術漢家之治血脈在此而筭亦謂參得安靜之體葢公清心之言有以先入之其旨趣往往相合似乎壘守不變者及觀其論汲黯一條九淵集中稱黯仗節守義雖曰未學必謂之

學而箕乃以爲騏之直諫本於氣質非學而得故
昧於大道其說又如枘鑿之不相入可見箕之學
術雖本陸氏而亦不爲苟同與輔廣詩童子問一
字一句堅持門戶者其心術之公私相去遠矣觀
尤袤與箕同時而所輯遂初堂書目已列有常談
之名則當日卽珍重其書也今以所存各條依次
裒綴勒爲一帙用還宋志卷目之舊中間所引外
史檮杌國史補長編諸條或摘錄原書無所論斷
疑永樂大典已有脫文今無可校補亦姑仍原本

錄之焉

雲麓漫鈔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趙彥衛撰彥衛字景安紹熙間宰烏程又通判徽州此書有開禧二年序自署新安郡守其所終則不可考矣據自序初名擁鑪閒記本止十卷先刻於漢東學宮後官新安併刻後五卷始易今名案文獻通考載雲麓漫抄二十卷又續二卷與自序不符豈其後此十五卷之外又有所增抑通考誤十卷爲二十卷誤續五卷爲續二卷也世傳朱

彝尊曝書亭所抄宋本乃止十卷是此書原非一本未能斷其孰是矣書中記宋時禨事十之三考證名物者十之七其記事於秦檜父子無貶詞而枉殺曲端一事遺張浚而獨歸王庶又稱拗端反狀殊爲曲筆其考證頗爲賅博中有偶然紕漏者如謂論語翔而後集當非一雉不知詩如集于木春秋傳獨集於枯家語有隼集于陳庭皆非羣栖義也謂魏之如姬乃取尊如王姬之意不知古有如姓而宋玉之賦神女吕不韋之奉異人戰國之

時以姬爲媵侍美稱久矣他如芙蓉花根爲斷腸草乃陶宏景名醫別錄之說而引爲老圃之言以解李白詩周禮冬官散在五官乃俞庭椿復古之說而矜爲獨見至於以孟婆爲元冥之配以阿房宮之阿爲阿嬌阿連之阿以詩不顯文王證太宗泒下趙不衰等命名之非而壽亭侯印一條與三國志刺謬米元章評書一條與所作書史互異皆不能知其依託均爲瑕纇然而辨十八學士圖乃欽宗畫賜張叔夜李綱誤題爲閻立本又開元亦

有十八學士不止太宗辨以黑爲盧即倚青盧弓之訓非北方土語辨行香非國忌之禮辨史記龜策傳諸兆之名辨王獻之保母墓磚之僞辨博古圖誤駁三禮圖辨王莽律權石辨羅靖碑非父子同名辨墓祭已見周禮辨蕭翼無賺蘭亭事皆言有根據足資考核至於呂大防長安圖原書已佚此存其槩唐制科之名目與宋送迎金使之經費皆史志之所未詳自序以爲可敵葉夢得避暑錄話殆不誣也

示兒編二十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奕撰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人其歷官無可考第十卷中稱紹熙丁巳三月侍譙春華樓聞大丞相周益公議論考之宋史紹熙元年爲庚戌至五年甲寅即內禪丁巳實慶元三年為寧宗時嘗官侍從傳寫誤爲紹熙歟是編凡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詩說共四卷正誤三卷雜記四卷字說五卷中第九卷前爲文說後爲詩說李維楨序謂文說三卷詩說一卷誤也前有開禧元年自序稱

考評經傳漁獵訓詁非敢以汚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故名曰示兒編其書雜引衆說往往曼衍又徵據既繁時有筆誤如經說類中以廣雅博雅並言而皆云張揖作詩說類中以杜甫襲用白居易詩雜記類中謂唐太宗納巢剌王妃爲妻嫂字說類中謂詩有陳佗（案陳佗之名見於詩序奕以爲詩則非）皆失於考訂以至荆舒是懲句經說類中反覆論僖公無此事故孟子歸之周公正誤類中又謂僖公之事孟子誤以爲周公王安石字說霸字條下稱

其學務穿鑿無定論藝苑雌黃一條又稱熙豐間定有成書是正舛謬學者不能深考類以穿鑿嗤之亦間或自相矛盾文說類中契丹空紙祭文一事尤委巷不根之談其經說類中於竊比老彭訓彭爲旁於黽勉從事訓黽爲蛙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深取之實亦附會之論然其中字音字訓辨別異同可資考證者居多其冗雜者可削其精核者究不可廢也

游宦紀聞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張世南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字曰光叔鄱陽人然其名則作士南未詳孰是其紀年稱嘉定甲戌又稱紹定癸巳蓋寧宗理宗間人自稱嘗官閩中多記永福縣事亦不知永福何官也世南與劉過高九萬趙蕃韓淲諸人遊而述程迥之說尤多蓋其兄爲董煟婿煟爲迥婿故聞之親串間也其書多記雜事舊聞而無一語及時政如記秦觀元祐刺字記黃師尹解打字義記張嵩先借紫記諱名諱字記蘇黃用一鵰字記古書刀記何致初

搨岣嶁碑始末皆足資考證其駁黄伯思八十一首之說及推闡王湜百六之義尤極精核其他如論犀角龍涎端硯古器之類亦足以資博識宋末說部之佳本也

賓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謝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中嘉泰二年傅行簡榜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無傳其事蹟不甚可考官爵名字

僅見於陳耆卿赤城志中是編乃其易班東歸時所撰錄以示其子者䕶論經史文義凡五萬餘言自序以為無牴牾於聖人其間援据史傳頗足以考鏡得失䕶錄前賢懿言懿行亦多寓懲勸雖持論間有未醇其援引證據亦未能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源瑜多瑕少要亦說部之善本也史稱謝后父渠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姪並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采伯以世家貴介敭歷中外洊更麾節政當謝后用事之時獨能解

組逍遥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則蕭然於榮利之外一無所預可知王宗旦原序謂士大夫晚節嗜好鮮有不迷其初者寄齋獨以書籍貽謀後人使知其老不忘學則釆伯潛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爲之宜其言多中理矣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採錄編綴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題之舊目焉

梁谿漫志十卷內府藏本

宋費袞撰袞字補之無錫人卷端有開禧二年國

史實錄院牒稱爲國子免解費進士禮部韻畧係
刋中有開禧元年國子監發解進士費袞論韻畧
經紘二字劄子一篇經禮部看詳當即其人其始
末則不可詳矣其書宋志作一卷今本實作十卷
與牒文卷數相符末有嘉泰元年施濟跋亦作十
卷則宋志由傳寫誤也牒文稱編修高宗孝宗光
宗三朝正史取是書以備參考然是書惟首二卷
及第三卷首入閣一條言朝廷典故自元祐黨人
一條以下則多說襍事而卷末王鞏一條及第四

卷則全述蘇軾事五卷以下多考證史傳品定詩文末卷乃頗涉神怪蓋稗家者流不盡為史事作也惟其持論具有根柢舊典遺文往往而在如不試而授知制誥始梁周翰不始楊億則糾歐陽修歸田錄之訛薛映梁鼎與楊億同命不與梁周翰同命則糾葉夢得避暑錄話之失蘇軾烏臺詩案在元豐二年上距熙寧變法僅十年無二三十年之久則糾王鞏甲申雜記之謬朱勝非起復制乃綦崇禮貼麻非陳與義自貼謝顯道崇寧元年入

黨籍崇寧四年未入黨碑則糾謝汲四六談塵之失歐陽修爲程文簡作碑誌隱其進武氏七廟圖事實未受帛五千端則糾邵博聞見後錄之誣皆考據鑿鑿不同他小說之剽襲當時以不第舉子之作至錄之以入史館其亦有由矣他如蘇舜欽與歐陽修辨謗書爲本集所不收陳東茶錄跋爲今本所未載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獲見章告裕陵文具錄其塗注增删之藁尤論蘇文者所未及皆足以廣異聞至於和凝范質衣鉢相

傳本第十三名而譌爲第五漢太上皇名煓本見後漢書注而誤以爲後漢書小小疵累亦時有之然其可採者最多不以一二小節掩也

澗泉日記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韓淲撰淲字仲止澗泉其號世居開封南渡後其父流寓信州因隸籍於上饒陶宗儀說郛載此書數條題曰宋虎撰蓋傳刻訛脫江西通志作韓琥厲鶚宋詩紀事又作韓淲考淲兄名沆弟名濟皆連水旁則其名從水不從玉作琥爲誤又考說

文淲水名徐鉉注急務切別無他義又淲水流貌
即詩淲池之淲徐鉉音皮彪切則名取流而字取
止於義爲協作淲亦誤也淲宋史無傳仕履始末
無考惟戴復古石屏集有挽韓仲止詩云雅志不
同俗休官二十年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
商時事淒凉絶筆篇三篇遺稿在當並史書傳自
注云時事驚心得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
源人所以鹿門人三詩爲絶筆也知淲乃遭逢亂
世坎坷退居賫志以歿之士矣是書宋史藝文志

不著錄無從知其卷帙之舊今以散見永樂大典中者裒合排次勒為三卷約畧以次相從其有關史事者居前品評人物者次之考證經史者又次之品定詩文者又次之襍記山川古蹟者又次之雖未必盡復其舊然亦粲然可觀矣考東南紀聞載淲清高絶俗不妄見貴人亦不妄受餽遺其人品學問既具有根柢又參政韓億之裔吏部尚書韓元吉之子其親串亦皆當代故家如東萊呂氏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剿說所記明道二年明肅

太后親謁太廟事可證石林燕語之誤大觀四年四月命禮部尚書鄭允中等修哲宗正史事亦可補史傳之遺其他議論率皆精審在宋人說部中固卓然傑出者也

老學菴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陸游撰游有入蜀記已著錄案宋史藝文志襍史類中載陸游老學菴筆記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十卷與此本合宋史蓋傳刻之誤續筆記二卷陳氏不著於錄疑當時偶未見也振孫稱其生

識前輩年及髦期所記見聞殊有可覩文獻通考
列之小說家中今檢所記如楊戩爲蝦蟆精錢遜
叔落水神救之類近怪異者僅一兩條鮮于廣題
逸居集會純甫對蕭鷓巴之類褻諧戲者亦不過
七八事其餘則軼聞舊典往往足備考證惟以其
祖陸佃爲王安石客所作埤雅多引字說故於字
說無貶詞於安石亦無譏語而安石龍睛事併述
埤雅之謬談不免曲筆杜甫詩有蔚藍天字本言
天色故韓駒承用其語有水色天光共蔚藍句游

乃稱蔚藍爲隱語天名今考蔚藍天名別無所出
惟杜田註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
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鑑玉明則是帝名鬱
鑑非天名蔚藍游說反誤又稱宋初人尚文選草
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淸
暉今考驛使寄梅出陸凱詩昭明所錄實無此作
亦記憶偶疎不止宋國楨湧幢小品所糾遊岱之
䰟一條不知引駱賓王請中宗封禪文王肯堂鬱
岡齋筆麈所糾記諸晁謂婿爲借倩之倩一條不

知出郭璞方言註也然大致可據者多不以微眚而掩宋史藝文志又載游山陰詩話一卷今其書不傳此編論詩諸條頗足見游之宗旨亦可以補詩話之佚矣

愧郯錄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書多記宋代制度參證舊典之異同曰愧郯者取左傳郯子來朝仲尼問官之事言通知掌故有愧古人也其中記魚袋須賜及章飾之始末公主之改稱

帝姬辨論甚確同二品之起於五代金帶之有六種金塗帶之有九種皆史志所未備至敘尚書之名引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皆杜氏通典職官所未及者其徵引可云博洽與石林燕語諸書亦如驂有靳矣其間偶爾舛訛如論金太祖建元始於天輔而以收國爲遼帝年號及通考所摘誤以九品中正爲官品之類亦間有之然大致考據典贍於史家禮家均爲有裨不可謂非中原文獻之遺也

祛疑說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儲泳撰泳字文卿號華谷僑居華亭工於吟咏其詩集今已失傳惟詩家鼎臠至元嘉禾志中稍載其遺篇一二而已是書以平生篤好術數久而盡知其情僞因作此以辨之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中而多所删削僅存十之五六題曰祛疑說纂殊非儲氏之舊此爲左圭百川學海所載蓋猶當時完本也中間惟辨脈一條爲論醫理罍說一條爲論禳藝餘皆攻陰陽五行家言及闢方士幻妄

之術與黃白之說其論鬼神爲氣之聚散持煉爲心之誠正又謂神像之靈靈於人心又謂陰陽拘忌之說大而槩者避之小而纖者畧之合於理者存之背於理者去之其言皆平易切實足以警醒世俗詠嘗作易說見於丁易東所引又嘗爲老子注蓋雖汎濫道術而能折衷於經義者宜其立說之悉軌於正也

琴堂諭俗編二卷永樂大典本

案宋史藝文志載鄭玉道諭俗編一卷彭仲剛諭

俗續一卷雖相因而作實各自爲書此本爲宜豐令應俊輯二家之書爲一編而又爲之補論其末擇交遊一篇又元人左祥所增入以拾原書之遺者也其書大抵採摭經史故事關於倫常日用者旁證曲喻以示勸戒故曰諭俗文義頗涉於鄙俚然本爲鄉里愚民設不爲士大夫設故取其淺近易明可以家喻戶曉以文章工拙論之則乖著書之本義矣宋志列之子部襍家而史部刑法類中又出鄭玉道諭俗編一條不但前後重複且非獄

牘之詞亦非禁令之事列於刑法殊踳駁不倫今仍列之襍家庶不失其實焉

鶴林玉露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羅大經撰大經字景綸廬陵人事跡無考惟所記竹谷老人畏說一條有同年歐陽景顏語知嘗登第又高登忤秦檜一條有爲容州法曹掾語知嘗官嶺南耳其書體例在詩話語錄之間詳於議論而畧於考證所引多朱子張栻眞德秀魏了翁楊萬里語而又兼推陸九淵極稱歐陽修蘇軾之

文而又謂司馬光資治通鑑且爲虚費精力何况呂祖謙文鑑既引張栻之説謂詞科不可習又引眞德秀之説謂詞科當習大抵本文章之士而兼慕道學之名故每持兩端不能歸一然要其大旨固不謬於聖賢也陳耀文學林就正譏其載馮京偷狗賦乃捃摭滕元發事僞托於京今檢侯鯖錄所載滕賦信然葢是書多因事抒論不甚以記事爲主偶據傳聞不復考核其疎漏固不足異耳

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為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

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褻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爲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揚雄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

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聖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即侯也非獸也案桯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雞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恩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佁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

詼諧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据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吹劍錄外集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俞文豹撰文豹字文蔚括蒼人其始末未詳所作先有吹劍錄故此曰外集然卷首有淳祐庚戌序稱續三爲四以驗其學之進否則中間尚有二

編今已佚矣吹劍錄持論偏駁多不中理今别存其目此集卷末載二詩詩前題詞有絶筆斯錄之語葢其晚年之所作故學問旣深言多醇正其記道學黨禁始末甚詳所稱韓范歐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故人無間言伊川晦菴二先生言爲世法行爲世師道非不宏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由於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别白是非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角與東川象山辨求必勝而後已亦未始非平心之論也

腳氣集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車若水撰若水字清臣號玉峯山民黃巖人此書據其從子惟一䟦葢成於咸淳甲戌因病腳氣作書自娛故名曰腳氣集書中論孟子集義章一條下有細字夾注云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於此則餘皆是冬所著也若水少師事陳耆卿學爲古文晚乃棄去改師陳文蔚刻意講學書中所謂篔窗先生者耆卿號克齋先生者文蔚號也故此書體例頗與語錄相近其論詩攻小序論春

秋主夏正論禮記掊擊漢儒皆堅持門戶之見論周禮冬官襲俞廷椿斷定擬置其說甚正然必證以周官尚存三百五十謂冬官不亡則仍留柯尚遷等割裂之根論詩三百篇爲漢儒所偽託與王柏之說相同論禮記之畏壓溺以畏爲疫氣傳染尤爲杜撰其論史謂諸葛亮之勸攻劉璋爲申明大義其論文謂李邕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剌然如論周禮載師乃園廛之征非田賦之制駁蘇洵說之誤論春秋葵之盟主程子盟誓結

信先王不禁之說及宋人盟于宿主公羊以及爲與之說宰咺歸賵主直書天王而是非自見之說均有裨經義於朱子四書集注服膺甚至惟謂大學格物難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謂論語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稍立異同然大旨不殊又謂詩集傳當於綱領之後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此書不比論孟自和鳴摯別以下皆是取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憒然亦爲公論其他論蔡琰十八拍之

僞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論文中子鼓蕩之什爲妄論錢塘非吳境不得有子胥之潮論子胥鞭尸爲大逆論王羲之帖不宣字皆鑿然有理論擊壤爲以杖擊地論應劭注漢書誤以夏姬爲丹姬皆足以備一說論杜鵑生子百鳥巢一條雖未必果確亦足以廣異聞也

藏一話腴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郁撰郁字仲文號藏一臨川人理宗朝充緝熙殿應制又充東宮講堂掌書始末畧見其子世

崇隨隱漫錄中世崇載度宗嘗賛郁像有文甥西漢詩到盛唐之語寵奬甚至岳珂序稱其閉戸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然劉壎隱居通議有度宗御札敗借其下訪陳郁父子之畀陋語詳隱居通議條下又周密武林舊事載諸色伎藝人姓名所列御前應制者八人姜特立爲首而郁居第四則亦特立之流惟特立名列宋史佞倖傳而郁不與焉似乎未可同日語耳是書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記南北宋襍事間及詩

話亦或自抒議論珂序又稱其出入經史研究本末具有法度而風月夢怪謔戲訛誕淫麗氣習凈洗無遺今觀所載如謂周子游廬山大林寺詩水色含雲白禽聲應谷清一聯前句是明後句是誠附會迂謬殆可笑噱惠洪解杜甫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一聯以老妻比臣以稚子比君固爲妄誕郁必謂上句比君子之直道事君下句比小人之以直爲曲亦穿鑿無理所錄諸詩亦皆不工其持論如謂孔子不當作世家豫讓不當

入刺客傳斥史記不醇頗涉庸膚謂李虛中以年月日時推命而不知韓愈作虛中墓誌其推命實不用時尤失考證然所記遺聞多資勸戒亦未嘗無一節之可取焉

佩韋齋輯聞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俞德鄰撰德鄰字宗大號太迂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舉咸淳癸酉進士宋亡不仕遯迹以終是書多考論經史間及於當代故實及典籍文藝大抵皆詳核可據不同於稗販之談惟第四卷專說

四書頗出新意往往傷於穿鑿如論九合諸侯謂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鄄齊桓始覇至葵丘而九故曰九合其北杏及鄄之始會覇業未成皆不與焉是猶有一說之可通至於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爲憂陳氏强而齊將亂又謂匏瓜繫而不食爲繫以濟涉引衛風及莊子爲證又謂子擊磬於衛爲磬以立辨欲其辨上下之分則務生别解不顧其安矣葢永嘉之學自朱子時已自爲一派故至其末流猶斷斷不合也然其說實不足以掛

勝原本所有姑以贅疣存之可也

書齋夜話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俞琰撰琰有大易集說已著錄此書乃其平日讀書論文隨所得而筆記者卷一皆辨論經義其斥孔安國稱洛書錫禹之非確爲有見於諸經字訓正訛考異頗爲該洽如謂論語富與貴章當就不以其道爲句孟子則慕少艾爲慕愛少哀之意當讀少字爲上聲其說亦頗足資參正二卷三卷皆推闡先儒之說多發明河圖洛書及先天太極

二圖葢陳摶所述以丹訣通之於易其原本出道家琰所注陰符經叅同契皆詮釋黃老神仙之說所著席上腐談易外別傳亦研究爐火修煉之術故其註易皆傳邵學是書反覆申明亦不出是義也末一卷皆論文之語然頗乏精奥葢琰詞章之學不及其易學之深觀所作林屋山人集亦可以概見云

齊東野語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密本濟南人其

曾祖扈從南渡因家吳興之弁山自號弁陽老人
然其志終不忘中原故自序中述其父之言謂身
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而密亦自署歷山書
中又自署華不注山人此書以齊東野語名本其
父志也中頗考正古義皆極典核而所記南宋舊
事爲多如張浚三戰本末紹熙內禪誅韓本末端
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本末朱
漢章本末鄧文龍開邊安丙矯詔淳紹歲幣岳飛
逸事巴陵本末鄧文龍本末詩道否泰景定公田

景定彗星朱唐交奏趙葵辭相二張援襄嘉定寶慶元開禧六士張仲孚反間諸條皆足以補史傳之闕自序稱其父嘗出其曾祖及祖手澤數十大帙又出其外祖日録及諸老襍書示之曰世俗之言殊傳譌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議論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書不可删也云云今觀記張浚趙汝愚胡寅唐仲友諸事與講學者之論頗殊其父所言殆指此數事歟明正

德十年耒陽胡文璧重刻此書其序稱或謂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隙生母之服則晦庵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殊失詹著書之旨文璧不從可謂能除門戶之見矣明南雍濬常刻入稗海刪去此書之半而與癸辛雜識混合為一殊為乖謬後毛晉得舊本重刻其書乃完故今所著錄一以毛本為據云